

黑龙江问题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 龙 江 问 题

[苏] П. И. 卡巴诺夫 著

姜 延 祚 译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1983年·哈 尔 滨

根据苏联阿穆尔书籍出版社出版

1959年版

责任编辑 林焕文

封面设计 姜思录

封面题字 房 坚

黑 龙 江 问 题

〔苏〕H. H. 卡巴诺夫 著

姜 廷 祚 译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印张 11 6/16·字数 225,000

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950

统一书号：11093·91

定价：0.91 元

7941000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阿穆尔河流域”各地的历史（十七世纪）	5
第二章 十八世纪的俄中关系 阿穆尔河的状况	27
第三章 东西伯利亚与十九世纪第一个二十五年的阿穆尔河问题	45
第四章 十九世纪中叶西伯利亚经济的矛盾，解决矛盾的出路——“在东方”	67
第五章 十九世纪四十——五十年代的東西伯利亚社会与阿穆尔河问题	83
第六章 H. H. 穆拉维约夫在东西伯利亚的活动	107
第七章 阿穆尔河水上考察的准备	131
第八章 对阿穆尔河下游和萨哈林岛的考察，这些地区并入俄国的经过，涅维尔斯科伊考察队的活动	155
第九章 阿穆尔河上的最初几次水上考察	198
第十章 俄国同中国关于阿穆尔河的谈判 瑛珲条	

	约和天津条约	228
第十一章	1855—1861 年俄国的第二次移民与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滨海地区经济开发的开端	253
第十二章	阿穆尔河沿岸地区转归俄国统治时的土著居民	293
第十三章	阿穆尔河问题的最终解决·北京条约的缔结	313
结 束 语		330
人名译名对照表		334
地名译名对照表		347
民族名译名对照表		360
译 后 记		362

序 言

《黑龙江问题》一书，是苏联在1959年于布拉戈维申斯克出版的。作者彼·伊·卡巴诺夫，当时是在莫斯科高等学校任教的历史教授、历史学博士。他早年，即在十月革命前的1908年至1910年，曾在布拉戈维申斯克一个小学任教。1914年于莫斯科沙年夫斯基民众大学毕业后，又回到远东，在结雅城私立女子初级中学任历史教员。十月革命以后，曾历任结雅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教育委员、苏维埃主席以及远东共和国阿穆尔州人民会议委员等职。1921年至1925年间，他曾主持布拉戈维申斯克加里宁两级中学，并在工农速成学校和教师训练班教授历史。

1949年，卡巴诺夫在莫斯科大学提出题为《阿穆尔问题及其解决》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的第一部分曾陈列在苏联列宁图书馆供公众使用，但论文的第二部分却不公开出借。1959年，卡巴诺夫把论文的第一、第二两部分作了修改压缩，形成了《黑龙江问题》一书。这本书只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发行过为数不多的一版，流传不广。

作者自称这本书是为纪念“俄国人第一次在阿穆尔出现并定居”三百周年而写的，并且是“力求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全面阐述黑龙江问题及其解决过程，以求尽可能完整地反

映历史的真实”。通观全书，作者虽然作了某些阶级分析，对俄国腐朽的封建农奴制度，以及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压迫剥削作了一些暴露，但在阐述中俄关系历史问题时，却完全是站在民族沙文主义立场上，分析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从而歪曲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实际上也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所谓“黑龙江问题”，从始至终是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问题。十七世纪中叶，俄国哥萨克第一次出现在黑龙江，就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一点，就是入侵的哥萨克头领，也都供认不讳。他们了解到：黑龙江流域的居民不仅向清朝皇帝纳贡，而且他们的头领还经常去觐见清朝皇帝。因为清王朝在入关以前，已经用“且征且抚”的办法统一了东北各部。黑龙江地区的各民族都已经承认了清朝政府的统治权，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也认为自己领有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清太宗皇太极在给明朝崇祯皇帝的信中就明确提出：“予继承皇考太祖皇帝之业，嗣位以来，蒙天眷佑，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①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归清朝政府管辖的事实，只要不带偏见，认真查一下历史文献，就会一目了然。该书作者也知道这些历史事实不能抹杀，但把事实说成是“清帝国也曾干预过黑龙江沿岸人民的生活，但都带有临时的和偶然的性质”。并强调什么清帝国在黑龙江沿岸没有“固定的

① 《清太宗实录》卷 61。

军事或行政据点”。因此，认为黑龙江地区是：“两国的影响难以区分”，“俄国人和满清人可以说是同时出现在这些地方”。这显然是曲解事实，歪曲历史。

清朝政府对黑龙江地区的主权观念历来是清楚的。所以，俄国哥萨克入侵黑龙江地区，清朝政府曾多次提出抗议交涉。交涉无效，才决意出兵驱逐，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雅克萨战争。后来中俄两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了两国争端，于1689年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两国的东部边界。《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是中俄两国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当时的俄国政府对这一条约是满意的、尊重的。在条约签订后的一百五、六十年间，两国都按照这一条约管理边界。只是在此以后，当俄国图谋侵吞黑龙江时，扩张主义分子才对这一条约提出了种种责难，并制造了许多谬论。该书作者既承认《尼布楚条约》“使边界肯定下来”，又说什么“边界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阿穆尔河沿岸各地成为位于两国之间的独特的中立缓冲地带”。这种说法与理不通。既然是通过条约划定了中俄两国的边界，属于中国领土的黑龙江地区，怎么会成为“两国之间的独特的中立缓冲地带”呢？不管怎么说，都是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的，是站不住脚的。

作者特别强调，《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俄国人特别是西伯利亚地区的俄国人，认为“黑龙江沿岸地区从来就不是外国的土地，而只是俄国暂时放弃的边区”，“即使在法律上不属于俄国，那么至少也是中国人与俄国人权利相等的中立地带”。“它迟早会重新成为俄国的”。实际上，这正是十九世纪中叶，极力鼓吹侵占黑龙江流域的俄国扩张主义分子所散

布的谬论。抱着这种观点来阐述《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的中俄关系的历史，必然会得出一系列是非颠倒的错误结论。既然是“俄国暂时放弃的边区”，那么到了一定的时机，俄国提出航行黑龙江就是合法的；就是以后武装占据黑龙江左岸地区，并向这里移民，也都是合法的。作者正是按照这种逻辑解释历史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完全为沙皇俄国的扩张主义分子的理论所俘虏，陷入了民族沙文主义的泥潭不能自拔。

《黑龙江问题》一书的作者所论述的主要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结论是错误的，但他为了探讨某些问题，在资料上也下了一些功夫。书中用大量篇幅分析介绍了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初叶及中叶西伯利亚的社会经济状况，阐述了各个时期俄国人对黑龙江问题的态度和看法。书中引用了一些已公布或未公布的档案文献资料，曾引起了外国学者的注意。另一方面，这部书出版于本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它多少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反映了那个时期苏联历史学者研究中俄关系史所采取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所以，今天我们把它翻译出版，还有一定的意义，对研究中俄关系历史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孟宪章

1981年12月30日

第 一 章

“阿穆尔河^①流域”各地的历史 (十七世纪)

“阿穆尔河流域”各地，尤其是阿穆尔河左岸及其诸支流辽阔地域的遥远历史，是十分模糊不清的。诚然，在托勒玫于公元二世纪绘制的地图上，尽管北欧尚注为“未知土地”（古拉丁文为 Terra incognit），阿穆尔河却已清楚地标出，同时标明的还有该河北面的斯塔诺夫山脉。

纵观亚洲东部各古老游牧民族部落联盟的历史，不论是形成于公元前三世纪，并占有贝加尔湖至叶尼塞河上游的匈奴，还是在它衰亡之后崛起，并于公元四世纪征服了中国北部的鲜卑，都未能把他们的统治扩大到阿穆尔河沿岸各地。大概只有其可汗定都于兴安岭的柔然人（公元五世纪）曾经管辖过阿穆尔河左岸的居民。巴拉第在 1870 年南乌苏里地区游记手稿中提到，“在阿穆尔河河口附近的古城址上，元人（柔然人？）部族的遗迹至今可见……”^②

① 即：黑龙江——译者。

② 《阿穆尔地区研究会会刊》，第十二卷，第 64 页，1908 年，符拉迪沃斯托克。

公元七世纪建立的渤海国，其幅员南起朝鲜边界，北抵阿穆尔河，东濒日本海，西达大兴安岭，人口约三、四百万，该国有五个京城，七十七个城池，^①文明发展水平很高。公路四通八达，其遗迹至今在滨海地区仍然可见。

九至十世纪期间，渤海国遭蒙古系部族契丹人的严重打击，后者在满洲土地上建起辽国。到十二世纪，这两个国家都先后灭亡，被满洲王朝为主体的金国^②所取代。金国的主要活动范围，包括满洲的全部和今滨海地区的一部。

十三世纪，成吉思汗的大军将满洲劫掠一空。从此，该地长期处于荒凉状态。

十七世纪初，满洲的一个部族首领努尔哈赤兼并了附近各部族，建立起强盛的国家。它同中国对抗，最后打败了中国，于十七世纪在中国建立了满洲王朝。从此大部分满洲部族离开了他们的故土，定居中国境内，未再回返。本来已经开发了满洲地方重又荒废了，变得人烟绝迹，榛莽遍野。

这就是阿穆尔河以南，乌苏里江以西持续了两个半世纪的状况。至于阿穆尔河左岸及其下游，以及沿海的一部分，即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则几乎仍旧渺无人烟。唯有原来居住在深山老林里的北方狩猎部族此时逐渐南移，几乎分布在整个阿穆尔河流域。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同分散各处的满洲部族有所接触，向之学会了种地，沿着阿穆尔河及其各个支流建立了许多城寨。他们就是最早的一批俄国新土地发现者瓦西里·波雅尔科夫和叶洛菲·哈巴罗夫见到的杜切尔人和达斡

① 指渤海国的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译者。

② 原文如此——译者。

尔人。

*

*

*

俄国作为拥有组织完善的军事官僚机器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出现于欧洲东部，这决定了周围那些社会经济发展落后民族的命运：封建贵族的俄国逐渐将这些民族一一征服。兼并了他们的土地之后，俄国变成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灭亡以后，伏尔加河沿岸和乌拉尔山一带的各个民族相继臣服莫斯科沙皇。接着叶尔马克开始远征西伯利亚。十六和十七世纪是俄国人跨越北亚草原、山脉和原始森林，向亚洲东部边缘前进的时期（例如谢苗·杰日涅夫的远征）。

莫斯科帝国在广袤无垠的西伯利亚遇到一些分散、弱小、通常都处于氏族公社阶段的土著民族的反抗。所以，征服西伯利亚各个民族和将其控制在统治之下，并未使用多大的军事力量。然而，克服大自然的艰难险阻却要复杂得多。人们必须穿越荒无人烟、一望无际的险峻地区，在人迹罕至的荒原大漠和崇山峻岭之间开辟路径，探测长河巨川及无数支流的流向，以便沿着这些河流同出发据点保持联系，输送兵力和物资去加强新占领的领土和继续向前挺进。

武力征服本身并不能达到牢固占据领土，占领者使用土地，以及将其建设成可靠的继续前进的出发阵地等目的。因此，对于俄国这片未来土地——西伯利亚的命运来说，决定性因素乃是它的基本的开拓者——商人和渔猎手工业者，特别是耕农的移殖此地。

这些人在西伯利亚的深山老林里，披荆斩棘，跋山涉水，

开拓蹊径，建立了分布在数千俄里范围之内的各个地区之间的经常联系，将这些地方同石带山——乌拉尔山以西的本土紧密连结在一起。

农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一边同严酷的大自然搏斗，一边耕种着自己的和皇家的土地，向军人和官吏提供粮食，同时促进了城镇移民垦殖的发展。他们保障了西伯利亚粮食基地的建立。

尽管有进取心的商人和渔猎人员在西伯利亚追求的是发财致富，但是他们与此同时却表现出精力旺盛，勇于冒险，身处险境，面临损失挣得的财物，甚至丧失生命时的冷静自若，这种精神令人赞叹不已。例如“食利者”哈巴罗夫就是这种人。

流刑犯中的各种工匠，服刑期满后留在西伯利亚城镇定居，为当地的手工业奠定了基础。这些手工业满足着当地村镇居民的并不奢求的需要。下级官吏，即文职公务员和军役人员，同样是俄国移民的基本组成部分，他们以自己的劳动使整个西伯利亚（直至太平洋沿岸为止）变成了俄国的边陲土地。

西伯利亚俄国居民的组成独具特色。在莫斯科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巩固时期，当封建贵族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统治日益加强，剥削日益残酷，从而导致农奴制发展的时候，阶级反抗和躲避地主压迫的方式方法之一便是向国家边境地区大批逃亡。十五、十六世纪，农民们向东或东南逃亡的极限地点是所谓野蛮原野、顿河和伏尔加河流域，后来是乌拉尔山一带。到了十七世纪，农民的流动便翻越过乌拉尔山脉，来到

了西伯利亚平原，并且由此继续不断向东推进。

流刑犯是西伯利亚移民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从十七世纪起，莫斯科帝国开始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不仅有大量刑事犯罪分子，而且有（或许数量更多一些）反对现政权的人（“国事犯”）。拉辛起义参加者、分裂派教徒、火枪兵暴动的参加者等，都先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这样一来，西伯利亚的俄国居民主要是由那些被迫放弃往日生活习惯、传统，奔向异地他乡寻求生路的人组成，他们准备而且肯于为此在前进途中含辛茹苦，克服无穷无尽的困难。简而言之，他们正是人民中最能体现俄罗斯民族性格鲜明特点——聪明才智，坚韧不拔，善于忍耐——的那部分人。

*

*

*

西伯利亚居民的先锋——哥萨克来到了阿穆尔。他们闯入达斡尔人和杜切尔人的土地乃是自发的行动。如同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以后的惯例一样，中央政权整顿自发占领新土地过程的法令和实施的管辖权力只是嗣后才颁发和普及的。只是后来莫斯科政府才确定把新开发的土地固定为自己的领土。

不过，阿穆尔河是同强盛的“天朝”帝国接壤的地区，因此在有阿穆尔河流域各地的问题上，中国和莫斯科帝国之间的冲突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阿穆尔历史的最早阶段以俄国新土地发现者鲜明的英雄主义为显著特点。

文书官瓦西里·波雅尔科夫率领一支不到一百五十人的

队伍，带着有限的武器和给养，从雅库次克出发，于1643年至1646年间到陌生的达斡尔地方勇敢地进行了一次侦察性远征。这次远征所遇到的困难简直令人难以想象。这次远征历时三年，艰难险阻层出不穷，他们在斯塔诺夫山的莽林里，在鄂霍次克海的浮冰间出生入死拚搏，同阿穆尔河沿岸的土著人殊死战斗，不断受到饥饿和疾病的折磨和困扰。最后，幸存者只有二十人。但是，关于阿穆尔河的第一批可靠资料正是由波雅尔科夫远征队提供的。

食利者叶洛菲·哈巴罗夫在雅库次克督军弗兰茨别科夫支持下自行出资召募了三百七十人，于1649年出发前去征服达斡尔地方。他同达斡尔人和杜切儿人浴血苦战了两、三年，最后占领了自阿穆尔河到乌苏里江江口的全部土地。哈巴罗夫在阿枪斯克^①打退了一支装备精良、拥有两千人的满洲军队。

总管奥努弗里·斯切潘诺夫曾多次前往松花江，深入满洲腹地筹集粮食，他战胜过博格达汗的八旗军。他以几百人的兵力在庫馬拉寨堡打退了数以万计的满洲军队。

最后，1685—1687年间，在阿穆尔河第一座俄国城堡——阿尔巴津^②数百名俄国守军和数量极少的堡内居民击退了拥有大量炮具和其它精良武器的满洲军队。这次英勇保卫战已作为光荣而难忘的篇章，载入了边区的军事史册。

达斡尔人和杜切儿人抵抗不住哥萨克的攻击，有的投降了，有的在满清官员的挟持下离开故土，迁到满洲去了。

① 即乌扎拉地方——译者。

② 即雅克萨——译者。

对新边区的军事入侵，对直至松花江江口的阿穆尔左岸的占领，以及往阿穆尔下游的继续推进等，这些都是将阿穆尔土地并入莫斯科帝国的先决条件。

紧接着俄国人就开始向阿穆尔移民了。关于阿穆尔非常富庶的消息，很快传遍了西伯利亚。尤其是哈巴罗夫在回莫斯科的路上，到处极口夸赞阿穆尔地方。数量稀少的西伯利亚居民开始向东方迁移，其中不仅有贴近阿穆尔河地区的，也有来自较远地方的。他们背井离乡，或单身一人，或成群结伙。伊利姆斯克督军奥拉季英 1655 年曾向莫斯科报告说，已有一千五百多人携带家眷和财物迁往阿穆尔。阿穆尔对农村居民、耕农尤其有吸引力，因为西伯利亚的严寒而难以忍受的自然条件把他们给折磨苦了。

阿穆尔河上的俄国村屯逐渐增多。尼基弗尔·切尔尼戈夫斯基到达阿尔巴津后，此城便成了这些村屯的中心。1684 年的阿尔巴津堡，有军役人员一百二十人，渔猎者和耕农四百八十人。城堡附近建有救世主修道院（修道院屯）和士兵屯。位于该堡上下游的阿穆尔河沿岸村庄还有：伊格纳申诺村、阿焦尔村、波戈达耶沃村、波克罗夫斯科耶村、安德罗什金诺村，帕诺沃村等。在辽阔地区的其它地方还建立了军事据点，如吉柳依河河口冬营，上结雅斯克堡（在结雅河^①上），多伦堡（在西林木迪河上），额尔古纳堡，以及 1681 年在阿姆贡河^②上建立的几个冬营等。

1685 年，阿尔巴津堡成为阿尔巴津督军辖区的中心，托

① 即精奇里江——译者。

② 即恒滚河——译者。

尔布津是管辖阿穆尔的第一任督军。在辖区徽章上，银色背景衬托着一爪挽弓，另一爪执箭的雄鹰。

在新土地上开始发展起农耕业。地营子首先修建在旧有的达斡尔人的熟地上。农民种植冬麦、春麦、小麦、大麦、荞麦、大麻和豌豆等作物，到1685年阿尔巴津地区已种地一千多俄亩，还种皇家土地五十俄亩。阿穆尔产的粮食甚至可以供给涅尔琴斯克^①食用。此外，居民们还栽种蔬菜和饲养家畜。

来到阿穆尔的头几批哥萨克的头领们就已懂得，要想牢固地占有阿穆尔，必须建立起坚实的经济基础，首先必须发展农业，以便获得粮食和其它食品。例如，哈巴罗夫设立土吉尔斯克堡（在奥廖克马河至阿穆尔河的连水陆路上）后留下二十名耕农定居该地，而且发给他们必要数量的口粮和种子。在乌尔卡河和阿穆尔河汇合处，因为在自己人数不多的队伍里找不到自愿者，他只好留下四个罪犯种植粮食。

几乎与从北面的雅库次克进军阿穆尔的同时，俄国人从西面的外贝加尔也开始占领阿穆尔河的上游地区（石勒喀河和额尔古纳河地区）。1658年，叶尼塞斯克督军巴什科夫建立了石勒喀河上的主要据点——涅尔琴斯克堡。后来，米洛瓦诺夫于1681年在额尔古纳河上也建立了一个城堡。

俄国人关心把阿穆尔河上游并入俄国版图的最初措施表现为在阿穆尔河沿岸组织粮食种植业。伊尔库次克督军弗拉索夫在写给谢尔巴托夫公爵的报告（1684年2月）中说，据

^① 即尼布楚——译者。